

## 以生活塑人物

许腾飞

戏曲之美，在于以戏塑人、以情动人。一台好戏，能穿越时光留存人心，靠的从来不是华丽的舞台招式，而是一个个有骨有肉、有情有魂的鲜活角色。扎根晋南乡土的临猗眉户，正是以这样的方式，一代代戏曲演员深耕舞台、扎根生活，塑造出无数深入人心的经典角色。于眉户艺术而言，精湛技巧只是表演的根基，鲜活的人物、真挚的共情，才是戏曲能够代代相传、经久不衰的核心生命力。

## 深入体验：准确塑造人物的内和外

临猗眉户剧塑造人物，讲究观察生活，深入生活。只有把人物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、内心波澜吃透，表演才有依据。眉户多演家长里短，更需要演员深入生活、走进生活。这是优良传统。

眉户戏《一颗红心》源自真实故事，是临猗县眉户剧团上世纪60年代创作排练的经典剧目。讲的是集体饲养员许老三，拿自家粮食喂给队里生病的大黄牛，反被诬告偷饲料，最终真相大白，彰显他公而忘私的精神。

为了塑造许老三“老饲养员”的外在，眉户表演艺术家李英杰老师在外形塑造方面做了很多功课。上身穿着打补丁的旧偏襟上衣，腰里系一根粗布腰带，头上裹着一条白色毛巾，脖子上永远挂着一个旱烟袋。弓起身子，往槽头边一站，活脱脱就是从村里走出来的、经验丰富的老饲养员。

为了塑造人物内在，演员李英杰老师当年更是和模范饲养员王传合同吃同住同劳动，跟着学筛草，喂牛，给牛熬米汤，给病牛添草料。那些劳作的手势，以及把牛当孩子温和说话的语气，都被他一一琢磨在心。舞台上表演时，许老三夸牲口时那句“白嘴头，白眼圈，四肢银蹄赛碗碗”，说得就跟真的在槽头边看见自家牛似的，带着疼爱的感觉。那一刻，这个人物的塑造是鲜活灵动的。

生活是演员的老师。观察百姓的言行举止，体会群众的喜怒哀乐，才能让表演更真实、更生动。戏台下打饼子的师傅灵动的手法，就被搬上了舞台；收破烂儿师傅的吆喝声，也被运用到了舞台。

## 声音塑造：从声音淌出喜怒哀乐

大型眉户现代戏《杨三姐告状》讲的是清末民初，河北深县农民杨玉清的女儿杨二姐，被丈夫高占英残忍杀害，杨三姐为姐申冤，不畏强权，逐级上告，最终在天津高等检察厅的审理下，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故事。我在剧中扮演高占英，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。

《杨三姐告状》第八场，高占英有一段内心极度恐惧、虚伪、狡诈的核心念白。“噩梦纠缠难合眼”：声音要虚一点，尾音发颤，像被噩梦惊醒后的惊魂未定，直接暴露内心的恐惧；“心思恍惚少精神”：语速放缓，气息变弱，使每个字都拖着疲惫感；“凡事好办”：要说得干脆、轻飘；“近来，提亲者甚多”：声音又扬起来，有着些许炫耀；“下月搬取”：“搬取”二字需要重一些；“免除后患”：咬字极狠，声音坚定，透着一股狠辣，把内心的阴毒彻底抖了出来。

真情流露根植于对角色的深度体验、深度共情。从演员的角度来讲，就是“钻”进角色的生活。他们不只是演情绪，而是让自己成为角色，让角色的喜怒哀乐变成自己当下的情绪反应，从声音淌出的情感，才会让观众觉得“这是真人真事真情感”。

纵观临猗眉户的诸多经典剧目，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舞台人物，皆带着浓郁的晋南乡土气息。演员们取之于生活、用之于舞台，不刻意拔高、不刻意雕琢，沉淀出“土得掉渣、情真意切、实实在在”的独特艺术风格。乡土烟火赋予戏曲温度，真心塑造赋予角色灵魂，这便是临猗眉户跨越岁月、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，更是地方戏曲扎根民间、打动人心根本所在。

难、等待救赎”的刻板叙事。深陷恐惧与孤立无援的绝境中，林雨彤完成了自我蜕变：从最初的惶恐无助、手足无措，到隐忍观察、冷静取证。她独自对抗未知的恶意，悄悄布设监控、梳理时间线索、收集证据，哪怕数次直面危险、遭受施暴者的威胁恐吓，也从未放弃自救。

影片塑造的并非脱离现实的“完美勇者”人设，而是一个普通女性在绝境中本能的觉醒与反抗。它深刻诠释：女性面对伤害，不必被动承受，不必自我怀疑，不必畏惧流言。这份独立、勇敢、清醒的女性力量，不是“爽文人设”，而是扎根现实的真实写照，唤醒观众对女性困境的共情，也传递出“女性无需完美，但必须勇敢”的价值内核。

人民警察对正义的执着坚守，是整部影片的精神底色。案件开局便陷入僵局：孩子凭空消失、独居女孩被侵扰、赌徒家中藏匿隐情。重重迷雾之下，有人建议“搁置案件”，有人因压力选择退缩，但办案警察始终没有放弃。他们反复勘察现场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；走访邻里，梳理人际关系，挖掘被忽略的细节；串联线索，反复推演案情，在碎片化信息中拼凑真相。



电影《消失的人》剧照

影片没有神化警察群体，他们并非无所不能的“神探”，也曾陷入迷茫、遭遇挫折，却始终怀揣对正义的信仰，坚守“不冤枉无辜、不纵容罪恶”的底线。这份坚守，不仅是职业素养的体现，更是对社会公平与良知的守护。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告诉观众：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；总有一群人负重前行，执着追寻真相，为受害者撑起一片天，为社会筑牢正义防线。

《消失的人》不是单纯的悬疑爽片。它在惊险谜题之下藏着现实思索：面对罪恶与伤害，逃避与妥协从来不是出路，唯有勇敢面对、坚守初心、直面真相，才能守护自己与身边人的美好。这束藏在迷雾里的光，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力量。

## 于迷雾中寻微光

杜萱

作为程伟豪极具代表性的悬疑新作，《消失的人》以一栋表面普通的居民楼为叙事空间，以三桩看似孤立，却相互勾连的离奇谜案为线索，引导观众在迷雾重重中探寻微光，既书写了普通人直面恶意的挣扎与觉醒，也诠释了正义永不缺席的内核，让悬疑故事挣脱娱乐外壳，拥有了直击现实的厚重力量。

整部影片的悬疑叙事克制且高级，没有故弄玄虚的铺垫，更没有强行堆砌的剧情反转。导演以精准的节奏把控铺展故事：孩童离奇失踪、全程监控却无迹可寻的诡异开局；独居女子持续遭遇未知侵扰、生活边界被彻底入侵；赌徒居所暗藏的隐秘真相，更是让零散的疑点彼此串联，让单一的悬疑案件延伸出层层隐情。

影片的精妙之处，在于悬疑服务于内核。所有谜团、伏笔与反转，并非为了制造观影刺激，而是循序渐进引导观众沉浸式探案。环环相扣的线索、层层递进的剧情，让压抑、紧绷的氛围贯穿始终，直至真相逐层揭开，观众才得以从长久的紧张情绪中抽离。褪去精彩的悬疑外壳，影片动人的内核，是对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描摹，以及对正义的坚守与致敬。

女性觉醒与勇敢抗争，是影片最鲜活、最真实的核心主线。女主角林雨彤的遭遇，是无数独居女性现实困境的真实缩影：平静安稳的独居生活，被无形的恶意打破。莫名出现的陌生物品、深夜频发的诡异声响、无孔不入的隐私窥探，细碎又持续的侵扰，让恐惧扎根日常，将普通人拖入无尽的不安与焦虑。

更令人窒息的，从来不止施暴者的恶意，还有周遭世俗的冷漠与偏见。当她试图求助时，却屡屡遭遇世俗偏见的裹挟——邻里的流言蜚语暗含“受害者有罪论”，有人质疑她“过于敏感”，有人劝她“忍忍就好，别惹麻烦”，甚至有人恶意揣测她“行为不端才招致祸端”。这种来自周遭的冷漠与苛责，比施暴者的威胁更令人窒息。

但影片没有落入“女性被动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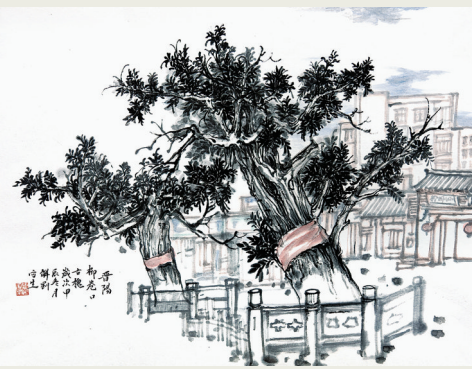


电影《消失的人》剧照

书画坊



太山门口一隅(写生) 解刚 绘



柳巷口古槐(写生) 解刚 绘